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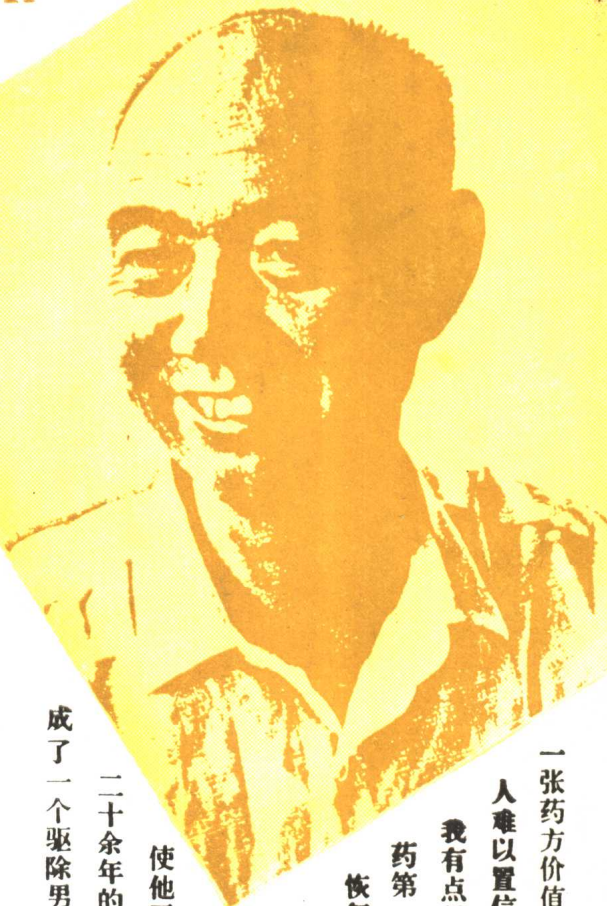
NANXINGBING
SHENYI

男性病

神医

冯育楠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一张药方价值高达五十万美元，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……

我有点狐疑，曹开楠用什么灵丹妙

药第一次诊治就能为这个伟丈夫

恢复了男子汉的自豪与尊严？

一个家庭的悲剧震撼了他的

心扉……

那个美好幸福家庭的毁灭，

使他平添了独辟蹊径的勇气……

二十余年的刻苦钻研，终于使曹开楠变

成了一个驱除男性病魔的圣手。

男 性 病 神 医

冯育楠 著

大 众 文 艺 出 版 社

(京)新登字194号

男性病神医

冯育楠·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南长街甲81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6.5 字数138千

1992年11月北京第1版 199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00册

ISBN 7-80094-008-X/I·7

定价：3.75元



作者简介

冯育楠 1935

年出生于山西汾阳。
现任天津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，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。主要作品有《津门大侠霍元甲》、《无冕棋王》《山林深处》、等八部长篇小说及中篇集《我们为无名立碑》、散文集《香椿院记事》。

其小说曾多次在全国及天津获奖。

目 录

地质师和他的妻子·····	(1)
男性病神医·····	(13)
发现亿万财富的穷汉·····	(65)
边山不了情 ——“发现亿万财富的穷汉”续·····	(73)
为了女性的尊严·····	(80)
泪洒金钱鏢 ——一个作家的悲剧·····	(93)
坠落的流星 ——“一个作家的悲剧”续·····	(113)
法医天职·····	(138)
地质皇后的爱情·····	(167)
日本女郎之谜·····	(183)
我与纪实文学·····	(199)

地质师和他的妻子

西双版纳三十年

一个人在西双版纳的山林里生活工作了三十年，而且逆水行舟，风波迭起，但他在艰苦的跋涉中并没有止步，从一个没有受过系统专业教育的高中肄业生，成为一个地质大队的主任工程师，象这样一个人的事迹难道不应该撰写成文吗？

西双版纳的山林，那绿色的宫殿，绿色的王国，绿色的海洋，在那神秘深邃的原始密林里，生活与工作过的人，跋涉与勘测过的人，本身就带着传奇的色彩。当我来到勘探区域位于西双版纳的五大队，听到大队几位负责同志向我讲到主任工程师徐德才的事迹时，我是深深受感动了。他的经历、遭遇，仿佛是热带丛林里的木棉花，花开似火，令人赞赏与敬仰。

难道不是这样吗？

他从1953年就进入西双版纳，一直搞普查，足迹遍及西双版纳的山林，被人称作西双版纳通；他找过煤，找过铁，找过有色金属，找过稀有有色金属，还参加过中缅边界的划定工作。他进入西双版纳时还不足二十岁，是一个从部队转业

的年轻人。他朝气蓬勃，面对西双版纳的山林，大声说道：“神奇的原始山林呵，尽管你们浩瀚无边，威风凛凛，但我一定要征服你们！”

这样的誓言，他实现了，从一个毫无地质知识的毛头小伙子，变成了一个独挡一面的主任地质师；从一个不了解山林的青年，变成了一个西双版纳通。他在山野里见过孔雀开屏，见过大象漫步，见过猛虎腾跃；他在山野里听到过百鸟啼鸣，千虫合奏，还听到过眼镜蛇的嘶鸣。迷路了，下不了山，就在那野兽号叫的山林里露宿。为了观测一块岩石露头，砍竹造筏，冒着滚滚激流横渡澜沧江，结果竹筏被势如奔马的江水冲走，象片子似的飘飞了一千多米，万幸触在一块礁石上，人才登上礁石，幸免葬身鱼腹……

象这样的经历写出来，不是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吗？

然而，熟悉徐德才的人劝我说，这些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，真正令人感动的是他那颗永远热爱事业，忠于党的心。

这些热心肠的人谈到徐德才的遭遇时，人人嗟叹，感慨万千。他们告诉我，1958年老徐稀里糊涂受到批判，他并非有什么言论，而是他们办了一个壁报，模仿当年中国青年报《辣椒》版的形式，登过一些讽刺不正之风的短文，他是编委之一。运动一来，暴雨倾盆，他受到波及，虽然没戴上右派帽子，但处理苛严，被开除党籍，工资由技术十一级降为十四级。直到1978年才恢复了党籍，恢复了原薪。整整二十年，他就是在这既不算同志，也还没有划作公开敌人的境遇下度过的。

被开除党籍，一夜之间由无产阶级先锋战士骤变成反党分子，这样的打击对一个二十五岁的青年人来说，是何等沉

重呵，又是何等悠长，整整二十年呵！我听说，他还不幸患了风湿性心脏病，曾晕倒在山上，被人发现抬回，送到医院。真是危难重重，身心交瘁。

尽管如此，他还是矢志不移地前进在西双版纳的密林里，提交了一个又一个地质报告。

但是，当我正准备提笔写他的事迹时，一个意外情况却使我停住了笔……

一封出乎意外的信

1983年3月，我收到徐德才的一封来信。现摘录如下：

……出差归来，听一些同志说你要为我写一篇报告文学，我听了很吃惊……不得不写这封信，恳切请你不要写我。

其原因如下：

一、我是普通的地质工作者，既没有重大贡献，也没有什么突出的事迹，写了起不到典型的作用。

二、类似我的情况，前两年已发表了很多文章，早就有人说：“不能总是说右派好。”

……

我想，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，主要是靠那些默默无闻的人。他们中间很多人“吃进的是草，挤出的是奶”，不争名，不求利，我若能在这些人的行列中，就感到万幸了。

由于你对我们地质行业有特殊爱好，我们从事地质工作的人，很希望你能为地质战线上的几十万职工，向社会呼吁，改变他们的现状……若能写个综合材料或许能收到特殊

的效果，这比写我一个人获得的社会效益大得多。

.....

这封来自边陲的信函，引起了我的深思，在我心灵深处掀起了万丈狂飙。在当前社会上有多少人沽名钓誉，可徐德才却拦阻我不要写他！情真意切，句句出于肺腑。

我记得，那是在成都地质学院一间宿舍内，徐德才正在那里的固体矿产短训班进修，就为了采访他，我从云南绕道去了成都。为了让他有所准备，我去之前，请求大队与省地质局都给他发了公函。

原想，他会极其热情地欢迎我，向我滔滔不绝讲述他那不寻常的遭遇，讲述他克服重重困难，自学成才的事迹。

然而，我兴冲冲而去，却带着失望的心情离开。

他太不爱讲话了。问一句，答一声，刻板而又枯燥。他坐在办公桌对面，距离我不过一米，可我感到仿佛隔着一座大山。他对我这个采访者的到来，既没有喜形于色，也没有淡然相待，仅仅出于客套，非常有礼貌地回答我的问话。

他留给我的印象，过于文静了，象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，我有点怀疑，他竟会是一个征服西双版纳山林的勇士。

总之，那天的采访，很不成功。我奇怪，这样一个沉默得近乎一座光秃秃大山的人，怎么会在全地质局里有那样高的威信，甚至有人对我讲过：“老徐就是我们地质队中活着的蒋筑英、罗健夫。”如此高的评语，怎么会落到他的头上？

他的来信，使我恍然大悟了，他根本不愿让我写他的事迹，他愿作一个默默无闻的人。

写到这里，我倒想起人们给我讲过的老徐的恋爱史。爱

情，尤其一个屡遭噩运，贫病交加的地质工作者的爱情，或许能说明老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吧？

爱情之鸟飞临到苦恼人的头上

在野外作业队中，大多数青年人皆为尝不到爱情果实的芳香而烦恼。有四句令人心酸而又值得深思的歌谣，足以说明地质队员难以得到爱情果实的原因：

有女不嫁地质郎，
一年四季守空房，
有朝一日回家转，
破衣烂袜堆满床。

这首歌谣，出于何人之口，我不清楚。不过，它反映地质工作者生活的事实。他们长期生活工作在野外，夫妻团聚时间寥稀，万里遥思，梦中相见；物质上，待遇一般，虽有区区可数的野外津贴，但山野生活费用高昂。我在边疆一个地质队打听过一些生活必须品的价格，很可以说明问题：鸡蛋每个两角，猪肉一元五角一斤，至于菜蔬嘛，更贵得出奇。加之，野外工作，还要经受风雨雪暴，山洪咆哮，毒蛇猛兽，蚊虫叮咬等等的威胁。哪个姑娘愿意找勘探者作爱人呢？

然而，事出意外，徐德才却找到了一个甘心与他患难与共的妻子。不，更准确地说，是王燕找到了他，——一个正在受苦受难的勘探者。

西双版纳最北头有一个小小的县城，名叫景谷。景谷附近茶林如海，甘蔗满山，王燕是茶场里的一名女工。1964

年，她刚满二十岁，人长得很秀气，能歌善舞，热情活泼。象这样的姑娘，是不难找到对象的，事实也是这样，追求她的小伙子，象蝴蝶恋花似的飞绕在她的身边。

在她家的那条街上，驻扎着地质队的一个小分队，徐德才是小分队地质组的组长。他那年三十岁。

小分队驻地离王燕家很近，王家又热情好客，尤其王燕的父亲豁达大度，对远离家乡来边陲找矿的地质队员们格外热情。王燕父亲在地区供销社工作，有一定文化，深知地质队员们工作很苦，他经常跟家里人讲：“勘探工作不容易，他们辛勤地工作在山野里，有困难，咱们要尽力帮忙。”

一家之长是这样态度，当然会影响全家。所以一些地质队员有个头痛脑热，王家就给熬点粥，擀点热汤面，照顾这些远离亲人的病号。

年轻的地质队员们都愿意到王家去坐坐，在那里他们能感到家庭的温暖。这正是远离家庭的人所渴望得到的。

徐德才是四川人，家乡距离西双版纳，关山万里，回趟家很不容易，自从他受到冲击后，再也没有回过家乡。一来经济紧张，工资降了三级，每月少了几十元收入，入不敷出，哪有余钱回故乡探亲；二来他的父亲被扣上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，自己被诬陷为思想反动，一个历史，一个现行，回家团聚有什么好处？弄不好还要遭人非议，所以老徐虽然思乡心切，但他咬紧牙关，决不回家。

经济上的困难倒无所谓，主要是精神上的压力。徐德才从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，为保卫祖国，走南闯北。二十岁上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一心扑在党的事业上。党就是他的生命。现在硬说他反党，这能让他忍受的了吗？他变得沉默无言，

很难听到他的笑声，由于心情忧郁，病魔缠身，他不但患了风湿性心脏病，而且关节炎也日益严重起来。一个三十岁的人，变得老气横秋，双眉紧锁，印堂中的那道竖纹变得愈来愈深。

但徐德才又是坚强的，他相信未来，他相信历史总有一天会扫除罩在他头上的阴霾。其表现就是更加刻苦学习，钻研地质业务知识，他下定决心，要变成一个合格的地质工作者，要从外行变成内行。他边工作，边学习，夜晚在油灯下苦读业务书，白天上山去实践，就这样他几乎系统地学完了地质学院的课程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偷偷学外语。

一个人飘零在外心情是苦闷的，老徐在伙伴们邀请下有时也到王燕家去坐坐。在那个热情好客的家庭里，去领会一下自己得不到的天伦之乐。

他的处境，他的遭遇，他那沉思默想的神态引起了王燕的注意。这个地质队员是多么与众不同呵，他不大爱讲话，从来没有爽朗地笑过，在大家敞怀大笑时，他顶多出于礼貌勉强地笑笑，这种笑是苦涩的、压抑的，就象一朵被浓荫遮住的花，不能舒展，不能怒放。

这个文文静静、不多说多道、沉默得象泥塑似的人，是怎么了，他为什么哀感溢于言表？既然如此苦闷，为什么又那样抓紧时间苦读业务书籍？

当她从别人那里听到老徐的遭遇后，疑惑了。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反党呢？他身患严重疾病，还在爬山涉水，关节炎已经使他行走不便了，还在攀登云雾漫漫的险峰。

好奇引起她的注意，注意才使她发现了老徐身上所蕴藏的闪光的素质。哦！这个人太苦闷了，尽管他没讲过一声怨

天尤人的话，但从他那双深邃的眼睛里，她看到了他深沉的苦闷与坚如钢铁的信念。

那时，老徐由于心脏病与关节炎的双重折磨，不得不服药来与病魔抗衡。王燕的父亲，一个心地善良的老人，从思茅给搞来草药，为他治疗严重的关节炎，王燕便将这些草药给熬好，送到老徐面前。唉，有什么办法，地质队里条件差，他身边又没有一个知疼知热的人，为这样一个远离家乡、远离亲人，为祖国探寻宝藏的人做点事，岂不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吗？

爱情是神圣的，它不是金钱交易，不是舒适生活条件的交换，更不是权势的囚犯，它是空中的鹏鸟，高山极顶的杜鹃，只有懂得这一切的人才会获得它。

王燕摒弃了所有求爱者的柔情，却向老徐——一个孤苦无靠的失意者，献上了爱情之花的芳香。

他们相爱了，在困苦的境遇里，在重重的压力下。

然而这崇贞的爱情，却遭到了非议，家庭反对，社会大哗，女伴惋惜，地质队震惊。

王燕是疯了，傻了？为什么找这样一个人作终生伴侣？

还有人对她说道：爱情不是怜悯，你千万不要感情用事！

一些人在议论：太罗曼蒂克了，不知生活之艰难，总有哭鼻子的那一天！

但是，王燕是坚定的，她毫不动摇，她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她相信自己那颗毫无世俗黑斑的心。

只有父亲是理解女儿与支持女儿的。

父亲问她：“孩子，你为什么要选择徐德才？”

她答道：“他是一个诚实的人，有一颗善良的心。他遭

受不白之冤，又是患重病，需要人支持，需要人安慰。他只要能活下来，早晚会成才的，因为他是一个有坚强意志的人。”

两鬓飞霜的父亲深沉地笑了：“你做得对，但要有准备，在你面前道路并不平坦，你想过吗？”

她答道：“我早想过了，德才也对我讲过这样的话，他甚至劝我另找一个比他条件更好的人。他是实心实意的，更说明他忠厚老实。”

父亲点了点头：“你长大了，成熟了，我祝你们幸福，不过，要有共同经风雨的决心。”

他们要结婚了，结婚前夕，王燕收到徐德才父亲的一封信。

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，尽管儿子不回家探亲，但他理解儿子的心。知子莫过其父，他怎么能不了解自己的儿子呢？他知道儿子的处境，知道儿子的病情，知道沉重的打击已经将自尊而又内含的儿子快击垮了，儿子再经受不住打击了。所以他才给王燕来信，请求她，告诫她，一定要三思而行，千万不要轻易拨弄德才的感情，他再也经受不住打击了。

王燕回信了，她安慰老人放宽心，日后就是风狂雨猛，寒霜冰雪，她也绝不离开德才。她宣誓般地写道：我有作患难夫妻的准备，我会陪伴他走到人生的尽头！

她得到了什么

她得到了什么？这真是一个数目字难以计算出来的问题。婚后没多久老徐又到深山里搞普查去了，她象所有地质

队员的妻子一样，孤寂地过着岁月，遥思着跋涉在远方的亲人。结婚给她带来了思念，带来了贫穷。老徐收入微薄，她工资又有限，两地分居，负担沉重，能不紧张吗？当 they 有了第一个孩子时，经济上就更困难了。

但是，物质上的匮乏算不了什么，一个人要是活着仅仅追求物质享受与生活安逸，那种生活是没有价值的，象患肥胖症的病人，尽管外表上富态，魁伟，显得高大，但实质上是痛苦的折磨。王燕有她的欢乐，当传来发现新矿脉的喜讯时，作为妻子的她就得到了最大的安慰。她不就追求这种幸福吗？

然而，更大的风暴来了，史无前例的那场“革命”，席卷了边陲小城，她一个普普通通的糖厂女工（结婚前夕她由茶场调糖厂工作），也受到了冲击。

老徐又被隔离审查了，甚至传来老徐要被遣送的可怕消息，他已经工作在野兽出没的山林里了，还要遣送到什么地方去？她不敢想下去了。

她是厂里学毛选的积极分子，但这也受到非议；一个反革命的家属配当学毛选积极分子吗！

思虑，忧念，冷言恶语的暗箭，阵阵声讨的明枪，她支撑不住了。当时孩子还没满月，奶水突然没了，她也病倒了，神经衰弱、胆囊炎、肝病。

怎么办？是向命运妥协，还是高昂着头颅做人？不，决不向邪恶低头。在这困难情况下更应该相信老徐，支持老徐，使他增加生活的勇气，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继续前进。她当初所以把爱情献给他，不就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吗？

她让好心人给老徐捎去口信：家里平安，一切顺利，请你保重。

简简单单几句话，是噙着泪水讲的，是对苛刻的命运之神断然的反抗。就这几句话，又一次给了受折磨的亲人战胜困难的力量，使他继续跋涉在西双版纳的山山水水间……

1979年徐德才被任命为第五地质大队副主任工程师，被选为大队党委成员，工资不但得以恢复还提升了一级，王燕也调到地质大队来工作了，他们有了一个温暖而较为舒适的家。

罩在这个家庭之上的阴霾终于退散了，他们浸沉在金色的阳光照耀与和煦的春风吹拂下，一切全安定了，全变得欣欣向荣。当幸福之鸟向这个在风风雨雨中的小家庭啼鸣明快的乐曲时，他们能不欢乐吗？

然而，从来没有掉过眼泪的老徐却哭泣了！

老徐的父亲长离这个人世了，老人临死前没有见到儿子的面。1981年，老徐的弟弟从家乡给他来了一封信，还寄来父亲的平反证明，按父亲的遗嘱，要将父亲追补的工资寄一半给老徐。老人临死前还惦念着飘泊在丛林中的儿子，他知道儿子经济上很紧张，他离开人世了，还想最后再帮助儿子一把！

老徐看着父亲的平反证明，回想父亲生前给他的一封封来信，从1958年他遭受打击后，老人每次来信都嘱咐儿子要好好为党工作，鼓励他千万不要丧失信心。尽管老人当年也受到遣送回乡的命运！

泪水一次又一次模糊了他的眼睛，悔恨与痛苦象蛇似的噬咬他的心。等到他可以尽孝道的时候，可一切全无法挽回了！

他落泪，王燕啜泣，怎么样给弟弟回信呢？

老徐痛苦的心碎了，他对妻子说道：“我对不起爹，我感到内疚……我在爹生前没有尽儿子的义务，现在能花爹的钱吗？花一分也是有罪的……”

王燕给二弟回了封信，请求二弟用父亲分给老徐的那一部分钱，清明时将坟墓好好修一修。

当王燕给我讲到这里时，哽咽难言了，我也忍不住泪珠在眼眶里滚动。

徐德才所以能在西双版纳跋涉了三十多年，正因为他有那样的父亲，那样的妻子。一个地质工作者若想挺进山林里，除了自己的因素外，家庭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。

我答应徐德才同志的请求，没有写他刻苦钻研自学成才的感人事迹，也没有写他在艰苦跋涉历程中所取得的突出成绩，我仅仅写了他的爱情与家庭。因为这是有一定典型性的。几十万地质职工，谁的家人没有为地质事业做出过贡献，做出过一定的牺牲呢？

权以此文对广大野外工作者与他们的亲人致以崇高的敬意。

荣誉应该属于为祖国做出贡献的人们！